

集部

斐然集卷二十三

宋　胡寅　撰

左氏傳故事

隱公元年鄭武姜愛叔段請使居京莊公許之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不聽既而叔段使西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公又不聽叔段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厚將得衆公又不聽叔段繕甲兵將襲鄭公然後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共

臣聞制國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後勢順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鄭國當是時可謂危矣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以好勇得衆居乎外伐君簒國之勢已成莊公若無兵車二百乘則鄭固段之有也古者用車戰一乘之車當七十有三

人二百乘則一萬四千六百人在春秋書法當名之曰師非小衆也克段者力爭而僅勝之詞以一萬四千六百人討不義之叛人力爭而僅勝則以叔段形勢壯盛不易圖也使莊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緜緜弗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當用斧柯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衛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愛而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故也寵而不

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臣聞驕謂氣體傲肆奢謂奉養侈靡淫謂情慾縱恣佚謂心志怠忽四者有一焉必入於邪而況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謂也為子以孝為正有此則不孝為臣以恭恪畏慎為正有此則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則由寵待過厚爵禄太崇積日累月其勢必至於此是故嚴父於子戒之於初辨之於早不致末流之禍父子天性也其治尚爾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

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臣謂阻者恃也恃兵以為險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於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於殘忍非能除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愛相羣所謂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苟為阻兵安忍視平民如禽獸推而進之將何有於君父哉漢光武責其將曰觀放麑啜羹二者

孰賢蓋知此道矣

石碏惡其子從州吁為逆使從州吁如陳乃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石碏殺之

臣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其輕重不二是謂大倫當臣之無禮於君雖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於石厚舍慈愛之小存名分之大可為萬世法矣雖然子為叛逆父則誅之其割恩為難何者以天性故也臣為

叛逆君則誅之其正義非難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爲亂臣賊子作以俟後聖也後世有事僞君從逆臣而誅討不加焉難於行義而易於爲不義孔子之志隱矣

魯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臣謂孔子教人以克己為要克己者以義理勝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為試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由私意而動者十有八九由義理而動者十無一二故克己最難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進德者而況人君居移氣養移體所以動其情慾者多乎不能自克則其不善之積猶火消膏亦不自覺魯隱是也僖伯之諫忠言也隱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其志荒矣其不終之兆著矣厥後雖加禮於僖伯之葬

又復失言謂僖伯恨已僖伯賢人也豈致憾於其君哉隱公若曰叔父有諫于寡人而弗能從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猶足以昭改往修來之意而加等之葬爲德賞矣惜其不能及此也魏鄭公諫唐太宗伐高麗太宗不從及敗績而歸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馳驛祀以少牢立所製碑召其妻子勞賜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諫與魯隱同而悔過出於誠心非如隱公之僞飾其致太平宜哉

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臣謂兵權者有國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謹持此權者也以堯舜禹三大聖人之宅天下可謂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强狠堯不誅而以俟舜舜初即位按其惡而投之四夷而後天下服是堯以兵權

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討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會羣后誓師奉辭伐罪是舜以兵權授禹也湯武之事又可見矣至周成康之際天下刑措兵寢可謂無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誰敢有異志然成王命仲桓南宮毛與齊侯呂伋以干戈虎賁之士逆康王于南門之外干戈虎賁者親衛也于南門之外者顯之於衆也古先帝王制世馭俗之權如此是以令之無不行禁之無不服手麾指顧動容嚬笑之間無

不如意所謂兵權者有國之司命命者死生所係故也宋殤公聽州吁之邪謀會諸侯伐鄭隱公辭宋公之命而拒公子翬之請義也翬乃不禀公之義而樂從宋衛之邪謀固請而行専己無上出入自肆不待鍾巫之事而知其爲弑君之賊矣春秋簡嚴不貴辭費若書曰翬帥師會伐鄭亦可矣而必曰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之重辭之複惡之之甚也隱公自是失權而兵制于翬至於十年中丘之會

又不待公而先會齊鄭伐宋其縱恣跋扈如此而隱
公終弗能治其及於寪氏之禍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從來者漸矣是故伐鄭之舉因請而行伐宋之舉
不待公而先會其志之所存正所謂履霜陰凝聖人
之大戒而隱公智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於是去翬
公子之稱一以謂翬者隱之賊非公子也二以明討
翬之法當絕其屬籍不使得爲公子也使隱公於翬
固請之際未及戒師而出之時奪其兵權改付賢卿

片言而已矣夫為天下國家者以有法度為要前王立法度固為保守基業消弭禍亂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請便宜從事其久則事必出於法度之外夫便宜從事者施於臨敵對陣機不可失難從中覆故擇利便權時之宜而行之豈謂無時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處則以法度為不便宜於已乃託為詞說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亂世行軍用師則有所碍矣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罷一

事往往非法之所當聽也設智計較勝負不用之於外而用之於內人皆知之獨以迫於形勢不得已而從之者多矣夫事至於不得已而從則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權不已著乎其為羽父之固請不已大乎此智士之所憂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顧非聖人獨見於朕兆之端明霜氷之戒傳筆削之大用其孰能與於此

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馮芟夷蘊崇之弗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臣謂人君之德當如天地無不覆載何獨於惡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請以農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傷禾稼也除蒿蔓者為其蔽卉木也若推兼容之量使稂莠禾稼並生於畎畝卉木蒿蔓雜毓於園圃人必指為農圃之病矣況為國家者乎此所以發周任之論也昔武王聖人也亦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故舜舉十六相則十六族務滋故也去四凶則四凶族務

本故也夫黍稷果蔬養人之物不種則不生種而草
侵之亦不能成矣草之為物其生不待種雖芟夷蘊
崇而功或不繼未有不復生者也是故君子難至小
人易聚難至則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則每得伸其志
治日以是常少亂日以是常多此有國家者之至戒
也或曰芟刈也夷殺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
二善與惡而已自一言之當一行之是推而上之至
於聖而不可知皆善也有小大耳惟惡亦然所謂芟

吏者非舉天下之小人而盡殺之蓋謂官使者也或禁之於未然或遏之於方萌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斬絶之皆去惡之道大要在於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蔕牢不可拔之謂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與黍稷果蔬之萌未有異也其壯長條達則為害如此草之萌猶惡之微也見著非難見微為難自古滔天之惡未有不起於微者如王莽志在簒逆曹操窺伺神器初皆匿情矯飾終移漢祚然則人之善惡

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樹德不務滋除惡不務本猶無益也

桓公三年晉始亂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謂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猶地地無及天之理而臣民於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權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

敢終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實之賓天子者名實之極隆也擅生殺之柄操慶賞之權予奪在我縱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雖總衆百萬如韓信雖控制萬里如王忠嗣東西南北用舍進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違此充名之實也至於欲取之而不能則必有其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師服之論無乃意在此乎其後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則民不服事而下有覬覦此言果驗乃後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隨楚鬬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少師得君隨果用少師之言追楚師季梁請止隨侯勿追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少師益有寵鬬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隨季梁請下之弗許請攻楚右弗許惟少師之言是聽遂至敗績少師見獲而免

臣謂國有賢材則鄰敵視其用舍爲進退而賢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齊有管仲九合諸侯管仲

死則四鄰謀其國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伯上論千古無不然者李沁與少師之謀自今觀之一得一失易見也自隨侯觀之未免於二三其聽矣夫驗成敗於事爲之後者衆人之見也辨得失於謀議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憲宗欲伐淮蔡舉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憲宗用度之難也武宗欲伐劉稹諸鎮皆有輔車之勢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

裕之能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二宗無二臣其中興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過二宗則無聞而死耳後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會千載一時也夫楩柟豫章天付之以棟梁之用騏驥騄駬驊騮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於空谷阨於鹽車顧臨事而歎人才之難得何哉坐使反賊睥睨而無憚强敵憑陵而不置彼豈無如鬬伯比知少師之可欺豈無如熊率且比辛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賢無方言用之之路廣不止一人

而已人君於賢材惟患不知旣知之而不急於用則大謀無時而決大險無時而出大難無時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將伐楚師莫敖患之請濟師于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遂敗鄖師卒盟而還

臣聞鬬廉之言古今之至論也考之往事無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動於血氣之使好己之勝不能自克是

以不和智愚異才而並列是以不和能否異功而同其賞是以不和不擇端方之士以稗贊之有讒人交鬬於其間是以不和負才藝者屈於下而善媚賂者壓於上是以不和出法違度不以時制馴習既久彼懼於討而訓之懷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親之厚之疏之薄之係於愛憎之偏而不協賞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則必得將至於求所不可求而勢不得與也則怨怒與焉是以不和能者奮其勇而前不能者

忌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則必幸其敗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彼見疾者又思所以報之是以不和官尊禄厚者奉已侈泰多妖麗廣金帛奪商賈侵公家之利莫知厭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歎非心附之徒迫於勢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狀未必皆有功而實有功者或蒙私慾而見黜鞭笞斬殺未必為軍事而實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見貸人心不服莫肯為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於此雖廉藺並

將韓彭共軍關公前茅張飛後勁未有能成事者也而況才不逮古人萬分之一而兼有如前之失乎如是而欲所征克所戰勝必不能矣故紂之旅億兆而心德暌離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豹之師六十萬光武以三千摧之苻堅之衆九十七萬謝安以一將破之鬬康之論可謂信而有證者也自古大衆難用而輕軍易勝子玉剛而無禮不可過三百乘是能將二萬人而已其後城濮之戰卒以衆敗漢

高傌馭豪傑滅秦亡楚而才之所將不過十萬古之觀人者大抵如此若較實而論之凡後世以將自任者上孰與漢高而其衆已中分矣下孰與子玉然未嘗不以兵少為請也雖然兵者詭道也故雖不能將而以大衆虚聲加之敵人猶之可耳至於實不可犯者非虚聲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勞逸同形動静同慮則在於和而已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監前所謂不和之由處之各當於義宜賞

然後賞當罰則必罰予奪抑揚若權衡於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當於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敵尋邑謝玄可以却苻秦苟不和則若林之旅無救於曳兵而走故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

斐然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録監生臣王鉽

斐然集卷二十四

宋　胡寅　撰

子產傳

國僑字子產鄭之公族子國之子也達治知變正而有謀魯襄公之八年子國侵蔡獲司馬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寧矣子國怒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鄭伯獻捷于晉其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侵蔡也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我民乃及楚平使行人告于晉晉人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誰敢違君明年晉帥諸侯軍于城下鄭人恐乃行成楚子聞鄭與諸侯同盟于戲也復伐鄭鄭人患晉楚之故謀使晉師致死于已乃侵宋以怒之又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師觀兵

于鄭東南門之外三駕而楚不能與争然後納斥堠禁
侵掠盟于蕭魚蓋五年而鄭國得寧卒如子產之說焉
初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駟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
亂攻執政于西宮殺子駟及子國獨司徒子孔知之得
不死子駟之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
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
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

于北宫殺尉止盜衆乃奔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産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夫豈不可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乃討西宫之難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殺子孔而立子産為卿襄公二十有二年晉人

徼朝于鄭少正子產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
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
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二年六月朝于
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
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
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
草木吾臭味也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

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甞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人憚其辭自是免于大國之討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襄公之二十五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入陳城陳侯奔于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

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與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五父之亂先君莊公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

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子展次子西次伯有次子產且子展之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楚子及秦侵鄭楚人獲鄭大夫皇頡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子太叔為令正以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為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

徼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皇頡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師未興而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師起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悅不禦寇楚人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汜而歸明年宋向戌請于晉楚欲弭諸侯之兵果盟于宋自是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蔡侯自晉歸過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惰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未幾蔡世子果弑其君固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而不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則茍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舍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延陵季子聘于上國至齊說晏平仲至衛說蘧伯玉至晉說叔向適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

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初伯有知政使子晳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爾世行也將强使之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怒而將伐伯有諸大夫和之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産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産

息之乃猶可以戾未幾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駟子皙良伯有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達旦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又將使子皙如楚子皙以駟氏之甲伐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取亂侮亡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

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本同母兄弟 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因斂伯有氏之死者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乃入鄭伯及其大夫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遂自墓門之瀆入駟帶率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

產枕之股而哭歛而殯之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子皮為上卿而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產為政有事伯石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太叔

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

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

歸耳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

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

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

豐卷退而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

出奔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

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供命寡君使丐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是歲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

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賢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賔客是

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
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
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
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
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

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

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魯昭公之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兵衆逆子產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

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乃請垂櫜而入居無何令尹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已而圍果弑楚子殺伯州犁而黑肱出乃

自立為君於是游吉如楚歸語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歲未能也後四年始會諸侯于申子產聘于晉叔向問焉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知之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然則實沈參神也昔金

天氏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然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

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内官不及同姓故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晉侯聞其言曰博物君子也而厚爲之禮叔向出行人子羽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初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

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擊之及衝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用戈子晳直也子產未能討故鈞其事而罪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

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游楚于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卿私盟于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未幾公孫

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

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而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子產相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因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

于齊而覲于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明年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椒舉言于楚子曰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楚子乃問禮于左師及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不聽子產

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不
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蠆尾以令
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民不可逞
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吾不遷矣子寛曰
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何政不率
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鄭人鑄刑書叔向詒

書子產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

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恵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方鼎二鄭人相驚以伯

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予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予又將殺段也期至而駟帶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洩子孔子止伯有子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産為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初段相鄭伯如晉禮無違者晉侯賜之田施段之子今無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

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乃受之鄭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

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使從𡚸大夫晉平公卒諸侯如晉送葬鄭子皮將以幣
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
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
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
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
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

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初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後十年果為楚所滅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遂圍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前日不能救陳今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

之遂告諸侯會于厥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楚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楚惡周矣已而晉人請蔡于楚果弗許而諸侯歸于是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

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不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晉侯成虒祁之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以甲車四千乘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定公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人令諸侯甲戌日中造于除癸酉退

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仲尼謂子產於是行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夫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初子皮如齊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茍有位於朝無有不供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吾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令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數世世

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

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
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
毋或丐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
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
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
不為也若大國令而供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
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

二罪敢辭之將行私覿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赴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有星孛于
大辰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宋衛陳鄭皆火裨
竈曰不用我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
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
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初火作子產辭晉公

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踰月子產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止之曰毀于北方初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

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于是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鄭方有令政君其圖之楚子乃遷許于白羽鄭駟偃卒初偃娶于晉大

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偃子叔父）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勿許亦勿止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乞子瑕也）駟氏懼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三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臣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

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
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不敢
復言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産
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
室也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初子産喜然明
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
鳥雀也子産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

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則其過鮮矣及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于雈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雈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諸葛孔明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隷校尉豐之後亮

早孤隨叔父玄避亂荆州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諸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顧謂廣元等曰卿曹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或問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及玄卒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皆信然之襄陽龎德公有重名於當世目亮為卧龍從子統為鳳雛同郡司馬徽為水鏡亮每至其家獨拜牀

下德公初不令止徽字德操清雅有知人之鑑劉先主訪世事於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有伏龍鳳雛先主問其人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先主於新野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得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

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

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帝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公張飛等不說先主解之曰自孤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關張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敬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

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旣乃將亮遊觀後園共登高樓
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
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遂得
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曹操征荆州琮遣使請降先主
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操所追破獲
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

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衆在柴桑觀望成敗宿仰先主大名又覩亮英偉甚敬重之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定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内懷猶

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兵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

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必破操軍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於赤壁果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建安十六年先主

攻益州亮與關公留鎮荆土居無何亮率張飛趙雲等泝江而上分定州郡㑹圍成都劉璋遂降宜城馬良致書於亮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明公膺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世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即帝位先主未之許亮曰今曹氏簒漢天下

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宜矣於是稱
尊號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
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
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以丞
相録尚書事其治頗尚嚴峻人多怨嘆法正謂亮曰昔
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
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胡不緩刑弛禁全容主之義乎
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

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吏民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僭順之以恩恩竭則慢積弊致亡職由此也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著矣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疾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當自取也亮涕

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是歲越嶲夷高定背叛建寧大姓雍闓員阻不賓牂柯太守朱褒擁郡相繼而反南中騷動亮以新遭大喪故未即加兵初孫權聞先主住白帝使大夫鄭泉來聘蜀亦遣人相與報答及先主殂殞亮策權有異計謀欲聘之而未發也於是鄧芝見亮曰上幼弱初在位宜遣使人重申吳好亮答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

日始得之耳芝問其人謂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表請面陳吳蜀脣齒之計權乃絶魏與蜀申盟自後和親遂為與國亮將自南征長史王連力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而丞相者一國之望也不宜冒險而行亮度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稽留者久之三年春亮遂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饒富有孟獲者為夷所服亮募軍中生致之麾下使獲周觀營陣之間問曰

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復別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或者以為不便亮曰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置官吏而無兵必成禍患一不易也留兵鎮守而無食必當運糧二不易也夫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夷漢雜居猜嫌必起及其反叛勞費蕭然矣三不

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
策猶有便於此者乎初參軍馬謖送亮南征臨別獻言
曰南中恃其險遠驕黠不賓之日久矣雖今旦破降明
日必反耳今公方欲傾國北伐遠事强賊彼知吾埶內
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
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
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深納其策赦孟獲
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夷人無敢反者五年率諸軍北

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獘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

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已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

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使趙雲鄧芝據箕谷魏大將曹真舉衆拒之雲芝兵弱失利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叛魏應蜀關中震響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戶還于漢中蜀人或以此賀亮者亮愀然有慼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墜於塗炭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乎由是蜀人悉知亮有呑魏之志矣下馬謖於獄或說亮曰楚誅子玉二世不競秦赦孟明遂伯諸侯天下未定不宜戮計謀之士請釋之以圖後效亮曰古

人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故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遂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竊叨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誡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撫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數多於賊而為賊所破則其病在一人

而非兵之少也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權變通之道為將來之舉若不能者雖兵多何益乎而今而後有忠於國者但勤攻吾闕則事可定而賊可滅也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宣所失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上言曰昔先帝託臣以討賊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是故冒危歷險不敢自惜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策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進取之時也謹陳其

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坐定天下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左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

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纔及期年而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凡此皆糾合四方精銳於數年之內非一州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矣將何以圖敵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與賊持久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定矣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及吳人違盟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以逆知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復出散關圍陳倉未克糧盡退軍魏將王雙率騎追亮與戰破之臨陣斬雙七年遣陳式攻武都隂平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聞之逌還遂平二郡八年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及費瑶於陽谿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烈著明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盛業也其復君丞相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司馬懿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督張郃等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司馬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

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留兵攻城自逆懿於上邽懿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還而懿追躡其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吾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可止屯於此爲祁山聲援分遣奇兵示出其後今亮縣兵食少行亦歸矣不可更前而不敢逼沮三軍之氣也懿不從兵既相銜復不肯戰而登山掘營於是諸將咸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郃等攻别圍自按中道向亮時蜀兵更

下者十二魏軍始陣幡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強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皆催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臨陣爭先以一當十却司馬懿殺張郃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而還十二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乏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

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欲合戰懿亦表固請戰魏明帝恐不能禁使衛尉辛毗制其軍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肯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其秋八月亮疾病卒於軍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以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覺儀等按亮成規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率衆追焉儀反旗鳴

鼓若將向懿者乃不敢逼於是蜀兵結陣而去入谷然
後發喪司馬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因按行其營壘
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
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策謚爲忠武侯初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
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
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

有羸財以負陛下及覺如其所言景耀六年春詔立亮廟於沔陽初亮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時議以禮秩不聽民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之上校尉習隆等上言曰周人懷召伯之教甘棠為之勿伐越王思范蠡之績鑄金以存其像自漢以來小善微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天下興扶王室實賴斯人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夷戎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聿追往昔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

典建於京師又逼宗廟宜因其墓立之沔陽使親屬以時賜祭凡亮故時臣吏欲奉祀者令至廟所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亮體資文武明睿篤誠英略絕時而行治純懿直方守正而應變無窮自爲幼童已欲興微繼絕撥亂世反之正其規模大策素定於胸中見諸行事皆平時所蘊積者非臨危演思嘗試其說而行也故翼戴先主於傾覆顛沛之間從容談笑分割山河興復漢宗與疇昔語先主於南陽其策無不效者及夫

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政由已出而不
失臣禮身握彊兵而中外無間行法嚴峻而國人悅服
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勞死之日百姓追思如喪考妣
庶幾哉帝王之輔伊呂之儔度越管蕭遠矣亮雖雄姿
傑出而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嘗教於羣下曰夫參署者
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
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
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

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希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好善如此亮之治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赦遊辭好飾者雖輕必戮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

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人有言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
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
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
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都護李平同受遺詔平後挾詐
自營無憂國之事侍中廖立徙長水校尉因怏怏懷恨
疵毀亂羣亮表廢平立為民平徙梓潼郡立徙汶川郡
後聞亮卒平發病卒立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或謂

亮之致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伯氏奪邑沒齒無怨言而已哉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已來未之有也亮之行師本仁義明節制其止如山其進如風䟫敵人之境而芻蕘者不止耕者不變初出祁山三郡應蜀亮不速進志大會而不就近功也前軍敗於街亭亮屯去數里不救魏兵相接又徐行其安靜堅重而有勇乃如此魏大將司馬懿善用兵殄公孫淵擒孟達如探取囊中物耳及與亮相抗衆寡强弱客主勞佚之勢相去甚

懸絶矣然終不敢交戰懿亦雅知亮師有節制終非詭變之所能敵也故閉營自守而已其損益連弩木牛流馬創物之智出人意表所作八陣圖黃帝太公丘井法也周衰而後亮獨得其要云亮知人賢否而能盡其才初蔣琬為廣都長先主因遊獵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誅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治以安民為本不事修飾願加詧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費禕為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

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衆人莫不易觀其後二人相繼總政事琬方整有威重而禕寬濟博愛見稱為賢相其當國功名畧相比擬云犍為太守李嚴命楊洪為郡曹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亮以問洪洪曰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亮因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而嚴未去犍為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於是西土莫不服亮能盡時人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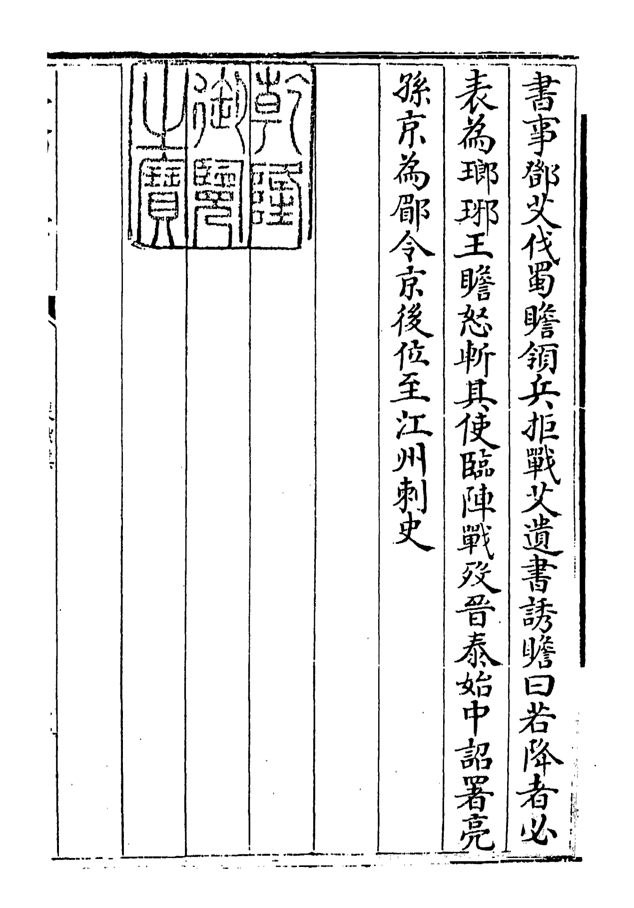
用也先主稱漢中王升黄忠為後將軍亮說之曰黄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旨關遥聞之恐必不悦無乃不可乎先主不聽頃之策關為前軍關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肯與老兵同列賴行人費詩緩頰說之關始拜命劉封初為先主養子後領上庸太守關公圍樊促令發兵封不肯助又侵陵孟達遂降魏及魏攻上庸封敗自歸成都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遂賜封

死魏延楊儀小人之難養者也然延驍勇善撫士卒儀雅有才幹二人積不相能自亮在時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捐軀受命不敢辭難及亮沒即舉兵相圖同以誅滅其燭微消患駕馭姦桀皆此類也亮書奏言教皆有可觀晉時嘗令著作郎陳壽錄亮故事壽定著二十四篇爲諸葛氏集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綏戢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也壽又爲之奏其畧曰亮少有逸才英霸之氣遭漢擾亂不求

聞達後遇先主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先主失勢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大破魏軍托據荆益先主殂殁嗣子幼弱於是專決政事外連孫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懐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

武然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
連年動衆未能成功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成父
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管蕭之匹
而時之名將無成父韓信故使功業不及耶蓋天命有
歸不可智力爭也青龍二年亮率衆出武功其秋病卒
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
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
有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憤信

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壽不為知亮而其言亦多有可取者子瞻字思遠亮嘗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後與董厥共平尚



書事鄧艾伐蜀瞻領兵拒戰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其使臨陣戰殁晉泰始中詔署亮孫京為郿令京後位至江州刺史

斐然集卷二十四